

秦言想:若是没遇见那个女孩,自己恐怕已经成为一个只知道厌恶这个世界而什么也不会去争取的人了。

秦言是个17岁的高中生,每天无所事事,上课也没什么精神。他没有交任何朋友,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是虚伪的,上一秒钟可能还是你是朋友,下一秒钟就有可能说你的坏话。随后的某一天,厌恶着这个世界的秦言同学,在放学时被一位开车打盹的出租车司机给撞了。好在对方的车速不快,不然秦言这条小命就别想要了。

秦言被好心人送到医院,并通知了他的父母。救他的好心人陪了他一阵子就走了,把他一个人留在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秦言,对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车祸没什么感想。既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也没有因被人救了而感动得痛哭流涕,他就一脸平静地躺着。对于因工作忙而实在走不开来看望自己的父母,秦言也没有什么感觉。“无所谓”是他对所有事情抱有的态度。

眯了会儿眼,实在睡不着,秦言就拿出手机逛贴吧。本来正看一篇帖子看得入神呢,突然耳边就传来一阵妇人的啼哭声,弄得秦言一阵心烦意乱。秦言转过头去毫不客气地说道:“安静点!吵死人啊!这是医院又不是你家菜市场。真是够烦人的!”说完就立刻把头转过来,不愿再多看那边一眼。

刚才啼哭的妇人头发间已夹杂着几丝白发,面容憔悴不堪,而且眼睛都哭得红肿了。妇人压抑的情绪正无处发泄,秦言的话仿佛为她找到了一个发泄口,她立刻就回了过去:“这医院又不是你家的!你凭什么管我?这孩子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真是没……”话还没说完,袖子就被人轻轻地拉扯了一下,妇人只得强忍了下来,便转过身来照顾躺在病床上的女孩。

“喊!”秦言从牙缝发出一声耻笑,继续看他的帖子。

整个病房只有秦言和女孩一

## ◆青春

# 救 赎

城步西岩镇中学219班 张莉

家。与秦言这边的安静形成对比的,是女孩那边一直都没停歇的哭泣声。秦言插上耳机,完全不理睬对方哭得有多伤心。秦言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身上没有“同情”这份感情。秦言觉得:对方再怎么凄惨也是对方和对方亲人的事,与自己这个陌生人毫无关系。

“小默……”妇人看着女孩,眼眶里又有泪水在打转了……

名叫小默的女孩笑了笑,反过来安慰身边的妇人:“妈妈,没事的!只是没了腿而已,我又不是活不下去了。”女孩故作轻松地笑着,和往常一样开着玩笑,她不想让母亲担心。

女孩的母亲勉强露出笑脸,却掩饰不住满脸的憔悴,眼中那一份脆弱更是显而易见。母亲摸了摸女儿的头,叹了口气,说:“小默,你想吃什么?妈妈去给你买。”

女孩想了想,笑着说:“我想吃妈妈煲的汤。”

“好,那妈妈回去做。你好好休息一下,妈妈马上会来。”

“嗯!”女孩笑着点了点头,向母亲挥了挥手。

待女孩的母亲离开后,秦言才将耳机取了下来,掏了掏耳窝,满脸鄙夷地说:“总算走了!”说着便给没电的手机充电。

“大哥哥你好,刚刚吵到你了,真是不好意思。我代妈妈向你道歉。”

“啊?”秦言疑惑地转过头来,皱着眉头看着女孩,“哦!没什么,下次注意就好了。”

秦言显然不想做过多的交谈,躺回床上,无聊地看着天花

板。与秦言相反,女孩是个热情开朗的人。

“我叫小默,大哥哥你呢?”女孩说。

“秦一言。”秦言冷冰冰地只吐出两个字。

“嗯……大哥哥是因为什么事住院的呢?”

“你很烦,很啰嗦!”

秦言一向是个直言直语的人,说话从不经过大脑,说出来的话有多伤人他从不管,依然我行我素。

女孩明显顿了一下,随即苦笑着说:“或许吧。可是,我真的很想和别人说说话,来证明我自己还活着。”

秦言听着,没有接腔。女孩继续说道:“我啊,差点就死了。还好,只是腿没了而已。我很感谢上天,让我还活着。可是,我也怕这是一场梦,临死前的梦。梦一醒,我就彻底消失了——从这个世界上,彻底地消失了……”

女孩低下头,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犹如一头受伤的小兽,发出阵阵呜咽,双手捂住眼睛,肩膀不停地颤抖着……之前在母亲面前强装的乐观,此刻已彻底瓦解,只剩下脆弱了。

“当时,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我……那个司机撞倒我之后,立刻就跑了……后来还是等妈妈赶过来了,我才得救……”女孩叙说着。

秦言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安慰女孩,一时间僵在那里,之前从没有过的庆幸竟不断涌出:庆幸撞自己的那辆车开得很慢,庆幸自己运气好,庆幸自己遇到了好心人……秦言发现自己竟与那些虚伪的人一样,一时间有些慌乱了。

秦言的嘴动了动,好半天才

挤出几句话:“……因为,这个世界是丑陋的!人们就是喜欢冷漠旁观,明明只是顺手打个‘120’的事情,他们却都选择在旁边观看,然后录下来发到网上去,再大发感慨……”秦言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底气明显有些不足,因为他自己就是被一个他所说的“冷漠”的人救下的。

女孩笑了笑,说:“或许吧。不过,我还是相信有并不冷漠的人在,只是我没遇到而已。”

“为什么?这个世界明明丑陋不堪,你为什么还选择相信?”

“大哥哥,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不顺,可这并不能成为去怨恨这个世界的理由。确实,这个世界,并不是完美的……我早已不再疑惑他们为什么没救我,只感叹自己没遇上好心人……”

女孩说完,脸上挂着释怀的笑容。秦言无言以对,他想说女孩说得不对,可是又找不到更好的理由去反驳。一时间,谁都没说话,气氛显得有些尴尬。

“没想到我会被一个女孩给说服了。”秦言在心里这么说。最终他放弃了继续争论,选择了低头认输。他对着女孩笑了笑,女孩也冲他笑了笑……

一会儿,女孩的母亲回来了,带来了排骨汤。女孩问秦言要不要喝点,秦言摇摇头。他早就看到了女孩母亲眼里的不情愿,他才不愿意厚着脸皮去喝呢!

几个星期后,秦言出院了,女孩和他挥手告别。秦言想了好一会儿,终于说:“我会来看你的。直到你出院!”

女孩笑着说:“可不要食言哦!”

“当然不会!”秦言也笑着回答。

就这样,秦言和女孩成为了朋友。

秦言想: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份珍贵的友谊,他会好好珍藏的。他同时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份珍贵的友谊,更是一次心灵的救赎!

(指导老师:吴本忠)

## ◆心声

# 无言的爱

邵阳师范希望文学社 奉玲玲

站在这空旷黑暗的场地上,静静望着斜挂在苍穹之上的白月亮,从不想家的我,此刻突然有点想家。家门前的槐树下,父亲正坐在下头,拿着那自产自制的旱烟卷吧,那可是他的宝贝,好烟他都吃不惯。其实我知道他只是想省钱。

父亲早些年间是个老师,说教书太难,就辞了老师这铁饭碗和当时的年轻人一起去外面闯荡。

2013年8月,我拉着行李箱到市区读书。父亲想要送我,却一直遭到我的拒绝,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不需要被家人管着。可是,我还是反抗不了父亲的倔强。从乡村到镇里,一路青山绿水,车上同行的人群中,大部分都是同乡人,见到父亲都会来一句“送女儿读书啊?在哪读?”“是呀,一般学校,好的学校我们哪能考得上。”在农村的固有思想里,本科才是真正大学,考上本科的孩子才能真正地走出这大山。而我读的是专科学校,我只默默地看着手机。

站在县城汽车站前,父亲只一直叮嘱自己要努力学习,切不可玩得不知分寸,把家给忘了,没钱就打电话给你妈。接着把行李箱递给我。沉浸在自由世间的我,拿着行李箱就进了检票口,似乎还惦记着什么,回头看时父亲已经埋没在人海。学校军训之后回了一趟家,回到家时,母亲已准备好了饭菜,父亲满头灰尘出现在我的面前,一身从工地带回来的水泥,伤痕布满黝黑的手。看见我楞了一秒,笑道:“咱闺女读书回来了,学校过得怎么样啊?”“不错。”暗黄的灯光打在父亲的头发上,笑容上,我觉得心无比酸痛。

后来偶然间知道,父亲送我进检票口时,他一直就站在那里,看着我进入下一个检票口,看着我乘坐的汽车离站才离开。其实我知道,父亲很想送我到学校所在地,也知道他要忙着工地的事抽不出时间。

随着时间的增长,和父亲说话的次数越来越少。再也没有让父亲拿糖哄着做题的人儿;父亲不用担心那宝贝着的札记有人去撕毁;不用担心他的旱烟被调皮的女儿拿去喂猪……父亲啊,你是否会如我这般,在这白月亮下如此般想我;思念一个人的苍凉,望着这月亮,是否也会为我感叹几句。

青春里,我们可以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可以去任何地方,请别忘记和你说那句“有梦就去追吧!”的那个亲爱的人。

(指导老师:钟建颖)

## ◆成长

# 马情

隆回二中默深文学社 罗开成

父亲喜欢养马,养了十多年,对马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他买第一匹马的时候,母亲还没有生下我!他常说,养马比养我都要久。以至于我偶尔怀疑,他对马是不是比我更重要?渐渐地,我明白了。父亲养马,只是为了生活,说的俗一些,就是为了赚钱养家。

父亲刚成家的时候,一无所有。母亲却愿意跟着他……父亲文化水平并不高,高中只读了半年就辍学了。那时候家里穷,读不起书!爷爷离世很早,在父亲十一岁那年,他上山守林场,就再没回来。奶奶一个人带大了他们三兄弟,读书对于父亲成了奢望。

家乡没修马路的时候,他买了第一匹马,用马为别人拉建筑材料,可以领两份工钱。他没有想到,一养就是十年!他常向我说起这些陈年旧事。直到今天,家里都还有一匹马,只是很少再为别人拉货了。我一直都没有明白,这么多年后,马对于他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一直到发生了那件事情。

那次放假回家,父亲坐在大门口的石凳上,衣服被染成了血红红的,手里拿着一个酒瓶,地上杂乱的摆着许多酒瓶,一个人瘫坐在那里,老泪纵横。后来我才知道,他替邻居拉树,因为山路崎岖,加上天气炎热,那匹跟了他七年的马,摔进了山沟里。他冲下去抱着马脖子哭了好一阵子,马血浸湿了他的衣服。

那段日子,他都郁郁寡欢常常一个人喝酒喝到深夜,然后趴在桌子上痛哭一阵。我没有想到,这个平时雷厉风行的男人,竟也这么脆弱,哭得这么无助。他哭的样子,完全就像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他把那匹马埋了以后,又买了一匹马。只是不再运货了,他放弃了这个做了十余年的行当。看着他牵着马去吃草,我就会想起小时候,他总是骑在马背上,货架哐当哐当地响,扎得屁股生疼,他也不说什么。那个时候,他还年轻,马亦未老,岁月都舍不得伤害他们。

现在我才真正明白,那一匹匹在常人看来的牲畜,对他其实是意义非凡的。它陪他走过了无数崎岖的山路,走过了无数艰苦的日子,走过了生命里无数的欢乐和忧伤。它会听他像孩子样的说话,也会在他醉得不省人事时送他回家。他早就把它当成了生命里的挚友了吧!

只是我曾经不懂,不懂他面对生活的勇敢和坚定……也不曾听他诉说那些年的苦难和波折。我想,我已理解他对马的那种感情了。

一个多好的倾听者啊!

(指导老师:刘剑)

## ◆诗园

# 星

张乐

我站在青猕猴桃上,  
喝着苦水。  
脚下的钢丝弯曲,  
弯曲成一个深渊。  
我不敢往下看,  
因为下面深不可测。  
我只能抬头。  
头顶的天窗封闭,无灯  
只剩下瓦斯。  
我用手将脸扳正,面向墙壁。  
鼻子里传来一股汽油的  
气息,  
像火。  
我闭上眼,离开这里。  
一只长脚蚊子刺破灰色  
蚊帐,  
跟随着我。  
斑驳的铁门,无声。  
乡村九月的傍晚凉如深秋,  
一,二,三只金龟子,  
正长鸣。  
一切思想都陷入沼泽里。  
这世间每一件由分子构成的  
物体,  
有什么妥与不妥的地方么?  
——白天便让它白,  
黑夜就由它黑。  
亿万沧海桑田后,  
乡村的夜空仍平湖面,  
却还有一颗二颗三颗四颗  
五颗六颗七颗八颗……  
星,在笑着寻觅……



莲 杨民贵 摄

## ◆记录

# 虚惊一场

洞口城关中学初一174班 申潇潇

“哈哈……”听,什么声音?哦,我家的“惊险”喜剧故事上演喽!

在我家,爸爸嘻嘻哈哈的,妈妈却是一本正经。而我呢,只好被夹在中间了。这不,爸爸又把我和妈妈逗乐了。

下午,妈妈一脸疲倦地从学校回来了,把包往沙发上一扔,就进房间了。过了一会儿,妈妈怒气冲冲地出来了,把正在看电视的我和爸爸吓了一跳。我大惑不解:妈妈怎么了?还没等妈妈开口,爸爸拿起扇子就为妈妈扇风,一会,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又放好扇子,倒了一杯水递给了妈妈:“娘子,消消气,我差点就把您的火气烧得更旺了!”妈妈的表

情一点儿也没变,完全可以用气势汹汹来形容:“我枕头下的钱是不是被你拿了?”爸爸瞪大眼睛:“没有,我发誓:绝对没有!”然后,爸爸钻到了桌子下,对着空气,仿佛对面有一个人,拎起空气,捏着拳头不停地打着,口中喃喃自语:“你偷了钱,怎么不承认?”

妈妈抿紧嘴唇,似笑非笑。忽然她眼球一转,又将怀疑的眼神指向我,质问道:“是你吗?”我惊恐地摆摆手,战战兢兢地说:“不是我,你借我十二个胆子我也不敢!”这时,爸爸从桌子底下钻出来,指着沙发大叫一声:“哦,是你!”“谁?”妈妈皱起了眉头。“他!他坐在那个沙发上!”妈妈的眼光顺着爸爸手指

的方向望去,看了看那张空无一人的沙发,终于忍俊不禁了,我也哈哈大笑起来。妈妈娓娓道起了事情的原委:今天早上,我急急忙忙赶往学校,为的是上午参加学校组织的为一患白血病学生的捐款大会。等我面对全班同学慷慨激昂一番后,我说:我班决不能落后,班主任先带个头!随即往背包中一掏,准备把昨晚安排好的300元钱捐出去。谁知,背包中空空如也。你们说,我当时有多尴尬?!紧接着,我只好找一同事借了300元。这钱我究竟放在哪了呢?

说完后,妈又去了房间,过了一阵子,妈妈兴高采烈地出来了,她对我 and 爸爸说:“啊,找到了,找到了!在我们的书桌上的那本书中!我昨晚放进去的,今早太急,忘记拿这本书了!”爸爸又假装大发雷霆:“可恶的枕头和书本,竟然敢联合起来,找我们俩替它们背黑锅!”于是,客厅里响起了一阵欢声笑语。

(指导老师:萧安轩)